

高层饭店的死角

〔日〕 森村诚一 著

于荣胜 许跃明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高层饭店的死角

〔日〕 森村诚一 著

于荣胜 许跃明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高层饭店的死角

〔日〕森村诚一 著
于荣胜 许跃明 译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375 字数158,000 插页2

1988年5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8,000册

ISBN 7-5039-0089-X/1·54

定价：1.9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的成名作。

小说反映了当代日本大饭店间的激烈竞争。东京皇家饭店计划处长桥本国男为破坏宫前饭店经营计划，巧妙暗杀了宫前饭店总经理，继而为了与自己上司的女儿结婚，以达到挤进皇家饭店高层领导的目的，又暗杀了自己的情人——宫前饭店总经理的秘书有坂冬子……

本书详尽描写了侦破这一案件的始末。情节错综复杂，环环紧扣，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深刻反映了日本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社会悲剧，读后掩卷，发人深思。

目	1. 饭店之间的争斗	1
录	2. 四把钥匙	10
	3. 二层密室	36
	4. 制造“不在现场证明”的工具	57
	5. 未归的女秘书	67
	6. 第二个死者	80
	7. 六名饭店职员	94
	8. 独身旅行的线路图	114
	9. 空白中的空白	134
	10. 福冈的魅力	143
	11. 伸向南边的蓝线	161
	12. 第二个空白	173
	13. 不连续的连接	183
	14. 灿烂的魔性	206
	15. 尾声	229

1

饭店之间的争斗

“前川这老家伙，非得气晕过去。”久住政之助得意地眯着眼睛，看着女秘书有坂冬子递过来的速记译文——业务合作会谈记录。

“不，岂止如此。那家伙的大股东——全日航^①也得吓瘫了。被全日航恨上了，那家伙也就危在旦夕啦。哈哈……”久住真是高兴，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他要与美国最大的饭店——克列顿国际有限公司（即CIC）进行合作。这个多年的夙愿终于就要实现了。

宫前饭店在日本的大旅馆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可以算作“老铺”之一。久住是这家饭店的总经理。但他并不是那种在人家指挥棒下行事的总经理，而是将千代田区竹桥那座仅有50间客房的小饭店建成如今东洋屈指可数的大饭店的有功之臣。以前，宫前饭店经营惨淡。战后，美军管制取消之后，久住政之助当上了这家饭店的经理。他就任后，就预感到随着东京的再次繁荣，海外宾客必然要增多。所以，立刻

^① 全日航——全日本航空公司的简称。

提出要增加设备这一积极经营策略。从此，这家饭店终于以拥有客房2,000间，大小宴会厅70个的35层的高楼矗立在东京了。

昭和三十年代后期，扩建旅馆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如果没有他这种积极的经营方式和先见之明，那就要赶不上这股潮流，而只能一辈子守着皇宫旁边的仅有50间客房的小旅馆，面对同行们前所未有的利润而垂涎三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举行时，大藏、利剑、东京王子、银座东急、大谷等一些特大饭店虽聚群林立，但最多也不过500到1,000间客房。如今，大城市饭店的营业额中，饮食收入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客房间数并非是衡量饭店规模大小的尺度。但是2,000间客房这个数目在同行业中也是颇为可观的了。不仅仅客房，就是在宴会厅、各种食堂、酒吧间、游泳池等这些附带设备上，能与宫前饭店并驾齐驱者也是不曾有的。

开往东京的国际航线不断增加，飞机日趋大型化，旅行也走向团体化。宫前饭店这些庞大的设备恰恰适应了这种形势的要求。进入昭和四十年代，客房利用率通常总是超过90%。

90%只是个概数，这里面包括着不能使用的房间和公司内部用房。因此，这个数字标志着全年的任何一天，饭店都处于客满的状态。与客满成正比，宴会收入也大大增加。虽然同行们也随着旅游观光的热潮同样增加了收入，但是对不愿分宿的旅行团体，宫前饭店却有绝对独揽权。

但是，好景不长，出了个破坏宫前饭店独揽生意的饭店，这就是前川经营的东京皇家饭店。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海外来客猛然增加。当时的政府、东京部厅以及航空部门都为饭店不足而大伤脑筋。他

们费尽唇舌说服了前川礼次郎，在各部门的援助之下，花费资金160亿日元。终于建立起一座地面42层，地下4层，高达150米，拥有客房2,500间，可住客人4200人的摩天大楼。它矗立在前川从华族^①手里买来的2万坪^②的土地上，位于平河町的一片平坦高地。

其规模之大超过宫前饭店这自不必说，而且客室均以标准的双人房间、单人房间为主。又加上全日本航空公司和日本旅行公社这些宫前饭店的客人主要来源之处，也参加了皇家饭店的经营，从而使这两家饭店发生了正面冲突。

宫前饭店一家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了。不仅如此，而且在旅馆行业中的第一把交椅也被夺走了。

原来，久住和前川的关系不同寻常。当久住头角未露时，曾在东都饭店当过总管理人。当时前川任这家饭店的总经理。由于前川的一个体面的借口，与其极为对立的久住被“放逐”到宫前饭店这个当时在旅馆行业中的无名小店里。

久住的每个细胞都渗透着仇恨。宫前饭店几乎不顾一切的扩建政策也是久住企图报复前川这种心理作祟而制定的。他终于使宫前饭店的规模在同行业中居于首位了。可是，久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他的金交椅被那个可恶的前川夺走了。

久住捶胸顿足。他悔恨，他要复仇。但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宫前饭店已经发展到再无法发展的地步了。纵然说有了扩大设备的余地，所需的那笔巨额资金却不是一朝一

① 华族——日本具有爵位的人及其家属，战后废除了此制度。

② 坪——是日本计算地积的单位，相当3.3057平方米。

夕所能筹集起来的。

就这样，前川把久住甩得远远的，使久住再也无法追上前川了。

东京皇家饭店——新竣工的摩天大厦把皇宫夹在中间，矗立在宫前饭店正对面，似乎在嘲弄着恼怒的久住。

团体旅游客人大部分被夺走了。岂止如此，就连楼顶的旋转眺望台，——蓝天沙龙——这些宫前饭店的“钱袋子”，也被东京皇家饭店设在楼顶上的同样建筑——太空沙龙夺走了。就连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都显得萧条、凄凉。

幸亏东京的饭店数目不足，所以宫前饭店的客房收入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是由于客人质量下降，宴会厅的冷落却是无法掩盖的。久住越发感到了自己的彻底失败。

就在这屈辱、愤怒的时刻，久住终于想到了一条“锦囊妙计”。这就是和“CIC”的业务合作。

“CIC”是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WWA(泛世界航空公司)的子公司，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型饭店。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店。

国际航空旅客的增加，客机趋于大型化，这必然导致了航空行业与旅馆行业的结合。那种只会运送客人而不能为客人安排住所的航空公司只会受到客人们的冷落。更何况，现在巨型喷气机和SST这些超音速大型飞机即将开始定期飞行。为了在航空公司的激烈竞争的“白刃战”中取胜，对于每个公司来讲，要保住自己航线上客人的数目就必须与旅馆结合，这是一个关键的竞争条件。否则，飞机票就卖不出去。各个航空公司拼命争夺饭店，其激烈程度胜过飞机上服务质量的竞争。

另一方面，对于旅馆业来讲，与国际航空公司结合，可以保证一个巨大、广阔的航线为自己定期输送客人。

“WWA”和“CIC”的结合，全日本航空公司与东京皇家饭店的经营都是出于这种目的。

不管怎么样，久住向“CIC”提出了业务合作的要求。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访日的外国客人猛增。再加上大阪“万国博览会”这个具有魅力的市场，使得“CIC”早就拭目以待，伺机进击日本。而久住的“求爱”正是“CIC”求之不得的。

所谓“业务合作”，就是在形式上宫前方面把经营委托给“CIC”方面，借“CIC”的名义来进行营业。“合作”实际是一种“商号借用”合同，也是“CIC”进行海外战略所使用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

这样，宫前的总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就要被付作“商号借用费”。虽然对于以自己的名字来赚钱的宫前饭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益事，但是对于东京皇家饭店，对于在各条航线都在与“WWA”激烈争夺的全日本航空来讲，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宫前饭店的所有干部内心都是反对与“CIC”合作的。他们的理由是，一个企业不应该受这样一种私人感情支配。更明确地讲，是不应该用一种私仇来支配经营企业。但是和没有一个人敢于向久住这个独裁者进谏。

事实上，与“CIC”的合作也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制止这个计划的实行。实际上他们反对的真正动机是“明哲保身”。他们担心随着“CIC”的介入，自己的位子将被夺走。这才是干部们沉默的真正原因。

两家公司的交涉进展顺利，只剩下基本业务的分工和商

议“商号借用费”了。

从今天的商谈来看，久住最担心的“商号借用费”似乎也并不是多得不得了。

久住反复地回味着进展顺利的会议，想着最终要给予前川以猛烈的反击，心中自然欢喜，得意洋洋。

“总经理，那我就告辞了。”有坂冬子合上议事记录本，站了起来。

“嗯，今天你可以回到多日没见的老母亲身边了。这几天，让你这个快出嫁的姑娘在这里憋闷了几天，明天放你的假，回到妈妈那好好撒撒娇。”久住慈祥地眯着眼睛，望着冬子，似乎在看着自己的孙女。他现在的表情就象一位慈祥、安宁的老人。丝毫看不出在日益激化的旅店业竞争中那种要尽手腕，使尽阴谋的大饭店经营者的狠毒无情。

久住住在官前饭店3401号房间。数字的头二位是楼层。因此3401就是客房最高层——34楼的1号。这套房间由寝室和会客室组成。

总经理的私人秘书有坂冬子由于职业上的关系，需要经常住在公司里，协助总经理久住的工作。因此得到了隔壁一间有沙发的单人房间。房号是3402。在久住恳切要求下，冬子的父母也就应允她住在饭店里了。

以前，有坂冬子曾在服务台工作。后来得到久住的青睐，被提拔为总经理秘书。她头脑灵活，是协助久住工作十分得力的助手，因此得到总经理的极大赏识和信任。职员们都称她是“幕后的女经理”，干部们对她更是另眼看待。

尽管如此，她却并没有得宠秘书所常有的那种狐假虎威。她那美丽的面孔，明亮的眼睛，温柔的性情，无论对谁都是

用和蔼可亲的态度相待，从而使她在绝大多数职员中颇有人缘。

可以讲，官前饭店中未婚的大多数男职员都被有坂冬子所吸引，都曾热烈地追求过她。而且岂止官前饭店，就是在与官前饭店有交往的同行业中，倾心于冬子的，也大有人在。

久住似乎也为有这样一个女秘书而自豪。几乎所有的公开场合，甚至有时连私人聚会都让她作陪。这更使得冬子在同行中名声大振。

冬子很难回一趟练马区自己的家。这不仅是由于秘书这种工作关系，而且还因为久住连十分钟都不让她离开。

没有冬子，的确要使总经理的工作大受影响。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只要冬子在身边，久住就感到非常愉快。久住已经年近77岁，到了这种年龄对于异性的野心已经消失了，然而，男人的本性却总是愿意自己的身边能有个年轻美貌的女人。

也可能他看中了冬子，并不是由于她那聪明的头脑，而是因为她那温柔美貌的风姿。

“钥匙放在这里，您的安眠药放在床头柜上了。”有坂冬子把钥匙放在了会客室一角的黑檀茶几上。刻着饭店名字和3401数字的白色钥匙坠，在黑色的茶几衬托下显得格外鲜明。

冬子向门口走去，忽然踌躇了一下，停下脚步。表情可爱地望着久住叫道：“经理！”

“什么事啊？”久住用与白天严厉训斥或勉励公司职员时绝然不同的语调问道。

“我，有点儿……也可能是因为空气太干的缘故吧！我口干得不行，我能不能在这儿要些冷饮来喝呢？”

有坂冬子踌躇着提出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这件小事吗？不必请示我，让他们拿来好了。以前不是告诉过你吗？”

久住非常欣赏她这种谨慎劲儿。但他却装作生气的样子回答。

“可，我也是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嘛！那样随随便便是不可以的。”

冬子小心谨慎地说着，同时拨了内部电话，让服务员送冷饮来。

片刻，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一位女招待送来了汽水。冬子打开门说：“麻烦你了。啊！请你把汽水搁在放着钥匙的那个桌子上。”

“是那张桌子吗？”

招待员顺着冬子手指的方向望着，问道。

当招待员施礼后刚要离开房间时，冬子叫住了她。

“再来取杯子怪麻烦的，我马上就喝完，请稍微等一下！”

随即，坐到桌子旁的椅子上，津津有味地喝了起来。喝了大约 $\frac{2}{3}$ ，她似乎解了渴，也不知是对久住还是对招待员说了声“谢谢！”她站起身来，无意识地看了一下表。

“糟了！表停了。对不起，吉野，现在几点了？”

“7点50分。”

被称做吉野的招待员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谢谢！”

有坂冬子说完后对久住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告辞说，

“总经理，那您休息吧！”

久住象失掉了什么似的，目送着她离开房间。

久住的妻子早亡，留下的几个孩子也各自独立生活。他们没有事是从不来的。对他来说冬子似乎就是唯一的亲人。

即将在日本最高级的豪华大厦里入寝的这个大财东，在冬子离去以后，显得那样孤独、苍老。这时透过久住身后的大玻璃窗望去，西沉的太阳投给大地最后一束光彩，夏日黄昏的天空似海水一般的深沉。在它的下面，大城市的霓虹灯、彩灯和其他电装饰品放射着一束束光芒，就象一个被打碎了的光球一样。冬子感觉到老人正在留恋地目送着自己，于是有意识地使劲关上了门，用力撞锁的撞击声，无情地将老人和冬子分隔开来。她离开老人，投身于这个大光球之中。在这色彩缤纷的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正有一个男人在等待着她。

2

四把钥匙

7月22日早晨7点刚过，宫前饭店34楼值班主任吉野文子，开始了夜班结束前最后一项也是早晨的第一项工作——往3401客室送晨报和咖啡。

这是34层值班主任早晨的一项最重要任务。

如果这个“早晨礼仪”稍有差错，那么久住一天的脸色就很难看。对于主任来说，这既是最简单的服务工作，也是最使人神经紧张的任务。只有顺利地完成任务，才能从那辛苦而漫长的夜班中得到解脱。

吉野文子来到3401客室的金色庄重的铁门前面，做了两下深呼吸，全身放松之后，轻轻地按了一下门铃。室内响起丁零丁零的柔和的铃声。但是却没有动静。

文子稍有些诧异，往常久住总是面带充足睡眠后那种明朗的表情，似乎久待铃声似的很快就打开门的。

文子又用稍微大点的劲儿，重新按了一次。她仔细地听了片刻，室内仍然没有动静。

“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恐怕是昨天会议或者宴会的疲劳还没消除，睡过头了。可这种事情从来也没有过。因此无法决定到底怎样处理。请示上级吧，这个时候谁也不在。而且这段时间内文子就是34层的最高领导。

就这样等到久住醒呢？还是用值班主任的专用钥匙打开房门，把报纸、咖啡送去呢？

左思右想，时间已经过了10分钟。文子又连着接了三、四次门铃，依然没有动静。文子想起了报纸、咖啡送晚了时，久住脸上那副难看的表情。早晨出一点儿过失，就会使全体职员整个一天都要在训斥声中度过。现在咖啡壶的保温时间即将过去。再不能这样磨蹭下去了。

文子根据自己的职权范围作出了决定。说来说去，不就是个咖啡、报刊嘛！就是他熟睡时把东西放到屋里也不该受到责备的。因为我是按时送去的，而他却不按时起嘛。

文子拿来专用钥匙，战战兢兢地开门进了屋子。一进门就是会客室，寝室在左手，一堵墙将两室隔开，两室之间有一道里门。这是一个所谓的套间，里门紧闭着。从小门厅进到会客室，文子把报纸、咖啡放在左角处的黑檀茶几上，正想离去时，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停住了脚步。久住讨厌呼唤铃的响声，这个套间寝室里的铃被拆除了。现在，里屋门关着。这样，文子的铃声也许根本传不到睡在寝室的久住的耳朵里。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送到会客室，文子的责任还是没有尽到。听到铃声没起来和铃声根本传不到寝室里，这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文子作为有经验的职员，知道久住的寝室里没有铃的，至少人们都认为她没有铃的。

文子走到寝室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仍没有动静。这次只是一门之隔，可以清楚地感到里面没有动静。由于职业的关系，文子十分清楚门敲到什么程度，正常的客人就能起床。刚才虽然是悄声的，但却已经超过了那种程度。这时，另一种异常的气氛向她袭来。

文子脸上露出了一种略似恐惧的神情。

仔细考虑起来，使这么大劲儿按门铃愣听不见，也实在是奇怪。就算昨天的疲劳根本没解除，可已经过了该起床的时间，那位耳聪目明的老人却对这样响的铃声毫无反应，的确不寻常。就算老人如此酣睡，那么这种睡眠状态也是异常的。

文子对于“总经理”的畏惧变成了另一种恐惧。她把专用钥匙插入寝室门的钥匙孔内，轻轻地推开寝室的门。夏日早晨强烈的阳光，从没完全拉上的窗帘的间隙直射进来。一条光线与屋里的暗色形成鲜明的对比。横卧在床上的久住胸部处在明亮的光线之中。

面部被黑暗遮掩着，表情看不真切。只有头露在毛毯外面，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副老人那种平静的睡姿。但是，就在这时，一件彻底破坏了这种平静状态的东西进入文子的眼帘。

在光线照射下，久住胸部沾染的鲜红色彩更加鲜明，久住身上的白色毛毯满是西红柿酱般的粘液。这一切，在早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清晰地映在文子的视网膜上。

“啊，啊！”文子高声叫着，被这个场面惊呆了。她全身象瘫了一样，想动也动不了。她的视线似乎被粘在这凄惨的景象上，移也移不开。